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儒明

(下)

著羲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案 學 儒 明

(下)

著 義 宗 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一〇五二七)

本國學基
本叢書明儒學案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確費

半價

著作者

黃宗義

發行人

王上海雲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 版權所有必究 *

明儒學案

卷三十四

泰州學案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南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徒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吾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

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卽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著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腳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悅忽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効而已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錮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虛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

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否近溪舌勝筆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眼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遠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至流行而至盡一有用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盡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問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懲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學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蚤歲於釋典元宗無不探討縉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卽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踴跃公庭歛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

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皆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近溪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卽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卻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惶惶。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卻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

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問學問有個宗旨方用好工請指示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得不免而中者也欲求希聖希天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卻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然則聖人之爲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爲莫致的源頭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卻指著這個愛根而名爲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曰卻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卽如纔歌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此非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譽榮枯卽生死臨前且結纓易簪曳杖逍遙也○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安貼靜定多因養之未至故是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使然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說不動心曰心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卻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

不平事已輒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有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轆迅飛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受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卻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蹶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會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路之阨於吾人哉抑果吾人之自阨也○問吾人心與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曰若論天地之德雖有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卽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生機則不可曰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已○一友每常用工閉目觀心羅子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羅子謂天性之知不容昧但能盡心求

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是故聖賢之覺。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若坐下心中炯炯。卻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吾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存日無多。須知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歿身。不爲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歿不爲鬼者。亦無幾矣。其友躍然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臥夢魂自在。若日中光顯太盈。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不堪。非遇先生。幾枉此生矣。○問用工思慮起滅。不得寧貼。曰。非思慮之不寧。由心體之未透也。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通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渾是妙心。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一友執持懇切。久覺過苦。求一脫洒工夫。曰。汝且莫求工夫。同在講會。隨時臥起。再作商量。旬日其友躍然曰。近覺生意勃勃。雖未用力。而明白可愛。曰。汝信得當下。即是工夫否。曰。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忘失。曰。忘與助對。汝欲不忘。卽必有忘時。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將來。任他寬洪活潑。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機之自然。至於恆久不息。而無難矣。○問別後如何用工。曰。學問須要平易近情。不可著手太重。如龍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卻有雋永之味也。○問某用工致知力行。不見有個長進處。曰。子之致知。知個甚的。力行。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理。

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要求此理親切卻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卻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著汝心炯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辯到底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問吾儕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卻是道也。一友率爾曰豈童子亦能戒慎恐懼耶。羅子曰茶房到此幾層廳事衆曰三層。曰童子過許多門限階級不曾打破一個茶甌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懼只是日用不知。羅子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知有兩樣童子日用常行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卻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方是睿以通微神明不測也。○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旣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卽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諸友靜坐寂然無譁將有欲發問者羅子止之良久語之曰當此靜默之時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抱一明鏡於懷中卻請諸子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

濟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恥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曰：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己放過，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已乃知也。曰：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耶？○一廣文自敍平生爲學，已能知性。羅子問君於此時，可與聖人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知是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人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已去聖遠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飲茶遜讓，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會見來，也會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不能如聖人之恆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卻不卽是甌子。甌子則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不可須臾離。今云見持不得恆常，則是可以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用功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知性則知天，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爲知也。君試反而思之，前日工夫，果能旣竭其心思乎？今時受用，果能知天地之化育乎？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曾知也。廣文沉思未有以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謂一友曰：君自視與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明，無有沾滯。曰：

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云心中光明又自己翻帳也友遽然曰並無翻帳曰童子見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廣文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卻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廣文悅然自失○廣文再過訪自述近得個悟頭甚是透徹羅子問其詳對曰向時見未真確每云自己心性時得時失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曾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笑曰此悟雖妙恐終久自生疑障廣文不服羅子曰今子悟性固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而不善亦性在時爲之也以常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謂性善耶廣文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而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廣文曰先生之悟老子也是死而復生之矣○羅子令太湖講性命之學其推官以爲迂也直指慮囚推官與羅子侍推官靳羅子於直指曰羅令道學先生也直指顧羅子曰今看此臨刑之人道學作如何講羅子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直指詰之曰如何不及曰吾輩平時講

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爲著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不著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何等真切吾輩平日工夫若肯如此那有不到聖賢道理直指不覺嘉歎推官亦肅然○羅子行鄉約於海春書院而臨滇海青苗滿目客有指柏林而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牆樹以充用羣鳥徙巢而去分守李同野止勿伐羣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飛鳴上下樂意相關昆陽州守夏魚請曰恆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卽與聖賢合一也羅子曰停當二字尙恐未是夏守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嶠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芽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不爲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旣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守憬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未嘗一息有間今當下生意津津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旣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旣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故若說以貧自安而不改淺之乎窺聖賢矣○問人欲雜時作何用藥曰言善惡者必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必先吉而後凶今雖

宇宙中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癸丑羅子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也羅子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脈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穢是尙得爲善學者乎羅子驚起汗下從是執念潛消血脉循軌○問夫子臨終逍遙氣象曰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通故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尙苦滯礙況其僵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尙能圓通況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遊六虛無俟推測卽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問有人習靜久之遂能前知者爲不可及曰不及他不妨只恐及了倒有妨也曰前知如何有妨曰正爲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未獲一覩也已○萬言策問疾羅子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謂懷智曰汝於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

○智臥病先生問曰。病中工夫何如。智曰。甚難用工。先生曰。汝能假無病時。便是工夫。○古今學者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即是自己。故往往去尋作聖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便去聖萬里矣。○余自始入仕途。今計年歲。將及五十。竊觀五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日密。一日制刑具者。則日嚴。一日任稽察施拷訊者。則日猛。一日每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觀其血肉之淋漓。未嘗不鼻酸額蹙爲之歎曰。此非盡人之子與。非曩昔依依於父母之懷。戀戀於兄妹之旁者乎。夫豈其皆善於初。而不皆善於今哉。及觀其當疾痛。而聲必呼父母。寃相依。而勢必先乎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皆不善於今也已。故今諦思吾儕能先明孔孟之說。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茲誠轉移之機。當汲汲也。隆冬冰雪。一綫陽回。消卽俄頃。諸君第目前日用。惟見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向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嘗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國。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大夫以推之。羣黎百姓。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皆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也。又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眾。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窺覩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故某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魑魅。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歎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元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

命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有哀樂也。無曰俱無。曰既謂俱無。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未發之中。是吾人本性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哉。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卽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著。便紅。綠點著。便綠。其節不爽。其文自著。節文自著。而禮道豈復有餘蘊也哉。○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千。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曰。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皆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